

海語卷之十六
廿九

四書根錄 論語 卷十四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章全音

此廣原憲以有守之學而進於有為也。自文平四書錯恥之在俗情者易知而恥之在小廉曲分辦

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思名穀祿而並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

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

此依本文語氣平說

○憲之狷介。

狷是有執守介是有分辨

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

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並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

勉而進於有為也。

憲之狷介至此憲介士也以耻為問其所重可知矣夫子告之曰耻之發明立言本旨

為類不一端也凡有道之時即宜有為狷之無道之恥即宜獨善也而或當有道之時不能有為而但知食祿與夫無道之時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均之可耻無所為低昂也原憲安貧守道其志卓然有所不為此一問渠特欲質夫子茲因其所明而進之有為與否以言其志不知士君子任天下之責當思大有為於世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亦是可耻。○精言只一穀字總言之曰食祿然須寫出邦有道不能有為

與邦無道不能獨善兩般情事只一樣心腸故皆以耻也目之困勉祿不能有為即未逢有道而可耻者固在不然則沮溺一輩可以免耻即未嘗受祿而可耻者仍在不然則巢許一輩可以免耻高蘇生古君子規模宏博享人一日之奉即任人千秋之事而苟僅報稱自負于無素強之詛者局量總不出于穀之中古大人意致悠深處可進可退之間總為有泊無亂之計而苟片片趨避自堅其不苟受之節者識見終未逾于穀之外勸學錄有道無道但知食祿然後為耻若有道能建立無道能維持不可概以辭祿為賢也以有為并人無道中兩句平看似更高渾

克伐章全旨

此見制私之不足為仁也然有私而去之猶未全乎理況不行止是禁遏住並利亦未害去合訂仁不仁只爭病根之有無不較工夫之安勉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則分

也欲負欲

仁者自無克伐怨欲不仁之人則有之而必行憲以狷介之姿力為忍之故獨能不行然於仁者不遠之復无妄之直末之誠也乃遂以是為仁而問焉

四書通分言則四字對互看則克伐者因已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因已所無而生氣歉也雙峰四件又是一件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矜伐不遂其所欲則忿恨按仍當照註四平為是不行兼逐念一時強制說味可以為仁矣口角分明誤認此為仁故語類謂憲之所少先在窮理一層口克伐怨欲皆心之累須從根上除治不行只是遏殺得住

不行只是遏殺得住

子曰可以為難矣。則意不知也。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

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

示之深惜乎。竊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顯矣。子曰。有而不行。如止怒馬。如防決隄。亦可謂難矣。若以為仁。則潛伏於切而無滲漏矣。

中已非靜虛之體。鎮壓於外。又非順應之機。不獨力之稍懈。必至於行則能長此不行。而愼愼朋從之私往來。

克伐怨欲其氣至猛。卒然而發。如奔馬之不可控不絕。與仁者觀面千里矣。吾不知也。

遏其勢至大。悍然而來。如江河之不可隄防。非有狷介力量。誰禁得住。故亦可以為難。此難字對縱欲者言。若對克復極忍看。則不行又不足為難玩。可以字自是許之之詞。一矣字拖下。語氣却重下句。不知其仁也是警悚語。不是依回語。引說不必說不行到底必行。方始信為非仁。即終身制使不行。愈見其難。於仁字究竟懸隔。

或問。克己與不行何如。曰。克己是拔去痛根。不行是捺在這裡。且教莫出。克復者。殺賊而不使之復留者也。敬恕者。防賊而不使之來者也。不行者。藏賊而不使之出而作惡者也。○呂氏聖人不許不行為仁。止爭淨盡與不淨盡。不是安勉之分。王封滌私之絕于未形者。易而禁字已形者。難其心日在紛紜馳逐之中。而遽欲以一時之防閑檢束者。自附

于廓然大公之仁也。我不敢知也。私之禁于方萌者。不易而化于未萌者。更難。其心曰。怡懌擾往來之數。而輒視爲此中之精明強固者。坐進于粹然無間之仁也。我不敢知也。劉大山使憲也能舉克伐怨欲之端而盡去之。則除其害吾仁者。斯仁之本然者。可得而存矣。而非以除其害仁者。即仁也。絕其雜。吾仁者。斯仁之粹然者。可得而養矣。而非以絕其雜。仁者。即仁也。陸鵬度文云。仁本至虛。必一物之不存。斯爲粹。以精仁又至。寔必萬理之咸脩。斯爲純。以一數語斷盡。

士而章全

此見爲士者當心無所累也。須重提士字。四書鏡莫異於士。懷居則庸。莫貴於士。懷居則賤。莫雅於士。懷居則俗。莫智於士。懷居則愚。

○子自士而懷居不足爲士矣。居謂其所便安處也。

居字所該甚廣。不專指宮室。凡聲色耳目之欲皆在其中。凡爲

士者。須下刻苦之功。倘懷居則瞻顧。慮安能發憤。

條辨懷居。只指已有而慮之不兼未

有爲。即不足爲士。可即當前決之。不待無爲之後也。

得而思之。與小人懷土相似而微

不同。便有晏安耽毒之意。

當湖外焉。不必口體耳目。馳逐無方。而情欲一萌。勿焉不化。內

焉不必朝夕經營。還尋無窮。而意識所向。過焉復留。即是懷居。在羣聖即此意。不舍已是

墮落。不能自拔。援的人了。何足爲士。若說徇利必棄義。已落下一層。不緊切矣。儲中子其深

焉者。性命精微之旨。不留于蒙昧之胸。其顯焉者。詩書經訓之文。難化其鄙吝之質。勸學錄

士自有士之所爲者。是說懷居不足以爲士。非懷居不足以謂之士也。爲字勿混過。懷居

者。全是一團私意。止此便不足爲士。若輔氏推到喪德喪業。尙云後一層意。

邦有章全音

此四時制宜之道行無時不危以持身也言有時而孫以保身也精言危行言孫尤側重言孫邊蒙引此在下之士若居其位不得其言則去說不得孫

○子曰邦有道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孫並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

新安高峻者廉隅之稱非詭險也卑

順者加謙恭之意非阿諛也

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

國者使工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君子有特立不變之操有相時而動之宜邦之有道上有

虞水火各效一官而言則無不可建也高峻其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高峻其行行人之所不敢行在君子自率其常而自人望之莫不可攀非沽直也時可以語而語也若無道之時君多忌諱之私臣多媚嫉之輩斯時行不可貶而言則宜慎蓋行雖高峻無害於人而言出招尤徒為禍已出以遂順而不敢盡焉非自貶也時可以默而默也君子誠治亂之感宜矣
危言只當言而言無所顧慮不必說到峻厲激烈言孫亦非失其正特少致其委曲耳
如對陽貨主孫賈可見所謂婉行其直也勸學錄行為士君子立身之原無時可以自貶至于危言則邦有道所獨耳作此句題文當前側後平張惕齋避禍亦學者一大事易三陳九卦皆言處憂患之道危行并以辨義言孫巽以行權此正反身修德之正理不必回護

有德章全音

此就德言仁勇而辨其能兼不能兼以見德仁之重欲脩身知所務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華發

八字出樂記

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

○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皆問應之餘發而爲言自然親切有味蓋立誠之業即具修辭而言特其英華也若有言之士或溫厚和平長於調諭耳安能必其中之有德乎人亦勉於修德可矣好仁之人斷不好勇然仁蘊於中重遠皆必勝之業發而爲勇自然見義必爲蓋克己之際即其大勇而勇得時出者也若有勇之士或敢作敢爲虛憍恃氣者耳安能必其中之有德乎玩曰文俱各開不必將德仁分低昂德在中言見於外故註仁乎人亦勉於求仁可矣以中與外對仁是心無私勇是能有爲故註以心與爲對必有言勇須從德仁內着是勸出方與下有言有勇者別仁以全其理於克己處見仁之剛決仁以行其愛於不忍處見仁之微切須知有言者之言亦言乎理非盡便佞之言有勇者之勇亦用於義非盡血氣之勇引說兩必有下得寔無言勇之非真德仁可知兩不必有下得活則言勇之非定無德仁可知陳大士有德之言非言也是理之達乎詞也即令有德而無言受乎其重而辭其所輕計猶且爲之若宜有德之言而輒以德必之則弗知并言而去焉無言之害小詭於德而誤教之與誤收之之害大也仁者之勇非勇也是氣之配乎道義也即令有仁而無勇得者天下之所貴失者天下之所賤猶得擇而處焉若奮有

仁之勇而輒以仁相必。則吾以為宜并其勇而去之。無勇特少剛決之才。詭于仁而誤教之。與誤收之。遂使多壯罔之士也。錢吉士人品有真似君子當為其真者。無為其似者。學問有偏全。君子當為其全者。無為其偏者。汪鯉翔言此欲修身者知所重。觀人者知所尚。須兼此二意。不可單貼用人。

南宮真首

此聖賢同一尚德之意。適以德力並開。夫子祇美其尚德。而抑力伸德之意自見。

○南宮適問於孔子曰。羿善射。黶彘。俱不得其死。然禹稷稼穡而有天下。天子不答南宮適。

出。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墓五。報反。

南宮適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

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皋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

相之。

所誅。

別有考。附後。

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

王亦有天下。適之意。蓋以羿皋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適。

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侯其出而贊美之。

當時以力相尚。幾不。

不知有惠迪吉從逆凶之理矣。南宮适問於孔子曰：嘗聞羿淫於原獸而善射，皋能陸地行舟，恃其力覆斟灌斟尋氏，亦如覆舟之易。天下莫能過矣。然羿為亂臣，寒浞所殺，皋為夏后少康所誅，皆不得考終命焉。恃力之必亡如此。至於禹平水土，為稼穡之地，稷教樹藝，降稼穡之種，德之被於當時而延於後世者遠矣。乃禹及身有天下，稷子孫亦有天下，修德之必昌又如此。然則力何益於人，而德何損於人哉？适之意有所指，而夫子默然不答，不敢當也。但心不敢當，而說不可易，故适既出，夫子稱之曰：即适之言而觀其行，君子哉其若人乎！何人品之高也！即适之言而察其心，尚德哉其若人乎！何必術之正也！自有适而恃力者，庶幾其或懼修德者。身稱是言，其德業非言其窮約也。一俱字見力，總不足恃，意一而字見自此其益堅哉。德自足以致福意。适微其詞，隱然絕人世僥倖念頭，亦掃吾輩感慨意思。所謂抑力伸德也。夫子所以不答者，只嫌傷時與自任耳。想适當日進問口中，雖未嘗明貶當時而尊孔子，然其精神必有呈露處。時解有以禍福不可定言者，不知聖人只主理不主事，且謂禍福總不足論。又似貶南宮，失夫子贊美之意。又有云其說已明無容答者，此說較高，但非集註不義。王夢麟：天下事有當答，亦有無容答者。有必須答，亦有不必答者。假令羿皋禹稷之事而未有成驗也，此當答者也。乃羿皋禹稷之事而既有成驗也，此無容答者也。假令羿皋而或有天下，禹稷而或不得其死也，此不可不答者也。乃羿皋而究不得其死，禹稷而終必有天下也，此不必答者也。适之出想亦相喻於不言之中。夫子恐學者誤以為善惡不可分明，故又贊之，所以堅天下後世尚德之心也。附者：四書章句大康荒淫無度，君子以品言，尚德以心言。君子句虛，尚德句寔，上句引起下句。附者：敗于有洛之表，羿距於

河而立仲康仲康即位羲和沈湎于酒王命允侯征之收羿兵權終仲康世不得逞子相立
羿逐而自立相居南邱依同姓斟灌斟鄩氏羿因伐夏自鉅遷于窮石棄賢臣而任寒浞浞
竟殺羿自立因羿室生澆及豷澆長使滅斟灌斟鄩氏殺帝相后歸母家有仇子少康既長
爲仍牧正澆使臣椒求之奔有虞君妻之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行其德
以兆其謀使其臣女艾讎澆使其子季杼誘豷夏有舊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舉兵滅
浞滅澆于過滅豷于戈而立少康有窮遂亡當湖註云滅夏后相推本言之耳 曰知錄注
本何晏解纂能陸地行舟似未必然畢氏引竹書紀年帝伊二十七年澆伐斟尋大戰于維
覆其舟滅之又引楚詞天問覆舟斟尋何道取之證爲一事最明

君子章全旨

此勉君子而懲小人以見爲仁之功真不可須臾離也困勉錄章力總見從仁而
至不仁易從不仁而至仁難其微人意最爲深切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人而不仁者也

夫貴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

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子曰仁至難盡也如人而君子或立心之間一念之不純
制行之際一事之或雜而不仁者往往有之若夫小人即

一念之天亦隨見而隨滅一事之理亦旋得而旋失求一念一事之仁亦不
可得也夫君子猶有偶失則可畏可危小人必無偶得豈不可憫可懼哉

疑以一事言可兼說 玩註下毫忽二字甚細君子小人皆在毫忽處見 君子不仁下個
有矣夫三字自觀人言則爲寬詞若自脩己者言即不可不因此而加惕小人而仁下個未

有矣夫三字自觀人言則爲寬詞若自脩己者言即不可不因此而加惕小人而仁下個未

有二字。甚言人不可流入於小人。一流入小人。遂有江河不反之勢。李崧峒君子三月不違則其違也。雖謂之不仁可也。日月至焉則其未至也。雖謂之不仁可也。唐伯虎小人者亦豈無既剝暫復之機。然而善無根而不可襲。取欲有種而難以頓拔。是故良心雖萌。千夜氣之時。而且晝之為已。惜矣。天机雖發。千有感之際。而縱欲之害已戕矣。俞桐川一從求仁中。看出不仁。一從假仁中。看出不仁。千真偽上分別。真者不能免。非偽者必無一。是從此推究。直令鄉原附聖。雞伯假王。俱無地躲閃。

愛之章全

此示人善行其愛忠之術。呂氏人不思無忠愛。特患不學無術。誤認不勞為愛。不誨為忠。不知壞却多少事。夫子所以發明此義。若云愛則自勞。忠則自誨。則是合下如此。更何煩聖人之灌。

○子曰愛之。勿勞。忠之。勿誨。平。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

東漢楊彭傳。彪子修為操所殺。操見彪問。

曰公瘦之甚。對曰。愧無百石。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

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

詩大雅瞻仰。婦寺教匪誨。時惟婦寺。

愛而知勞之。

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父未有不愛子。臣未有不忠君者。使其可勿勞。勿誨也。豈不甚願。然而計

及兒子終身善敗。計到人君四境安危。則自不能已也。盡情之至者。委曲不必遽白其情。乃至若愛不知勞。止計目前淺矣。忠不知誨。止隆虛禮細矣。謂之不忠。忠愛以心。言勞誨愛不忠焉。可此為為父為臣者言之。而為子為君者亦宜默喻此意也。以事言愛之忠焉。

各一讀下勞誨意就在個中。須將勿勞勿誨連讀能平字便活便醒。馮厚庵愛字內兼子賢不賢忠字內兼君信不信。勢之事難從然勢於前者逸於後故為愛之深。誨之語難受而長其善以救其惡故為忠之大。按不勞便算不得愛不誨便算不得忠。正以理勢之必然而醒世之不然。吳鍾潛勢其子不必見其愛誨其君不必見其忠。夫情而寧用之于不必見也。此情何情哉。愛而勞無可見其愛忠而誨無可見其忠。夫情而寧用之于無可見也。此情何情哉。

為命章全旨

此嘉鄭之為命能集眾長以共濟也。子產為政擇能而使使鄭四十餘年不被兵。自文雖四平前後側重子產自是或問之意。

○子為命神謀聖創之世叔討論之行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覆之

神婢之反曰神謀
謀時林反曰神謀

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畧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葉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

見襄公三十一

年討尋究也論誨議也

探討其故典而以義理論斷之

行人掌使之官

周官大行人掌飾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子羽公孫

揮也脩飾謂增損之

王觀海曰勿以飾字作文飾看恐礙下潤色地

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

易粗

為細化俚歸雅

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

既草創又討論又脩飾潤色此

則文采可觀

之謂詳審精密。草創用禋謀。討論用世叔。脩飾用子羽。潤色在子產。此之謂各盡所長。

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子曰。國之有詞令。所以誨信脩睦也。苟秉鈞者。非集衆思以收其益。何以行於鄰封而無規。模雖定。而見識恐未精。該也。繼此者。非博聞之士。不可。則以世叔爲之。討論雖經。駁辨未必多。寡適中也。繼此者。非周知四國。不能審度其利弊。則以行人子羽爲之。脩飾雖經。裁割未必文采可觀也。終此者。非有博物之能。何以善其後。惟東里有子產。秉國之政。凡事皆受其成於此。一命又從而潤色焉。命於是乎成矣。斯固諸賢之和衷共事。能相與以有成。而非執政者之擇能而使亦不。鄭國小。介於晉楚。兵力不足以禦侮。財賦不足以事大。則辭令及此。則子產之功誠偉矣。最是要事。爲命提起。四之字。指命下四句。斷一人論一事。都要確切。草謂寫大意。畧而未成也。創謂立體制造。而粗就也。討謂尋究典故。論謂請議可否。討則以事勝論。則以理勝。或意已盡。而辭多支宜用脩。或意未明。而辭遽竭。宜用飾。脩損其繁。或片言扼要。飾增其簡。或累辭不窮。潤色對粗鄙言。潤乃更粗。爲細。色乃化樸爲華。獨加行人者。以鄭有兩子羽。以其周知四國之爲。因其所忌而避之。因其所喜而文之。不但稱其官已也。係以東里。見當事執政者。人以地重。雙峰子產當國。不用已見。直待三子都了。却潤色之。亦以見相臣之有體也。顧樞陽得禋謀。而其謀定。得世叔。而其義明。得子羽。而其詞達。得子產。而其文昭。其隨所長。而各任其事者。諸大夫之爲國計也。周而審。然禋謀不得而專其見。世叔不得而矜其識。子羽不得而私其美。子產不得而擅其文。其合所長而共濟。

其事者。羣大夫之為國計也。和而同。○子產足以兼三子之長。觀其獻捷之辭。毀垣之對。固裨謀所不及。謀而世叔子羽所不及。蔡者。乃必惻惻然退居。諸君子後。若少參末議之班。雖古大臣之宏獎風流。虛懷集益。何以加焉。子故舉以為當國者法。

或問章句

此見聖人處敗名如其人之量也。當測才德俱全者上也。才不勝德。旨次也。總不勝才者又其次也。才與德兩無取焉。斯為下矣。一章闢紐如此。○說統聖人之論。人其心虛。其識遠。不違庸眾。以蔡萬世共協之情。不置足。非以留于古可疑之案。

○或問子產之政。不取於實。終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

及其卒。仲尼聞之。出涕。

曰。古之遺愛也。見左傳。

蓋舉其重而言也。

春秋來子產相鄭。子西相楚。管仲相齊。皆赫赫表著於時。一日或問子產之為人。子曰。其為政。

也用田賦。鑄刑書。定服飾。伍虐罪。跡以近於寡恩。首然其。惠人乃惠愛其民之人。此人字心不忍人之凋殘。不忍人之淫侈。殆惠人也。此取其德也。子產引說。不是惠之道理。必須嚴猛為用。但子產之惠。却須嚴猛做底。此意發揮得微便。不可移易他處。黃陶庵天下先惠而後威者。行二焉。奸雄之徒。結民豆區釜鍾之澤。而後斬刈隨之。使異已者不得不附。田常所以暴虐也。君子之徒。過信其不殺人之意。致羣盜並起。使至慈反變為刻。子太叔所以終悔也。子產惟不為田常而賢于太叔。故獨先威而後惠也。

○或問子產之政。不取於實。終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

左傳昭二

而改紀其政。

定公

亦賢大

十六年

六年

夫也然不能革其僭主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見卷首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在

哀公十六年七月是

年四月孔子已卒

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又問子西何如夫子應之曰彼

也此才德也吳氏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門宜申公子中也駟夏未嘗當國無事可稍

無取者也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說統彼

對此言直置之不屑道耳重言彼哉若初不知子西之事而無暇論之者然集註所論勿入

閱管仲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

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

身而無怨言荀子仲尼篇云荷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禮三百社乃七千五

百家司馬貞云古者二十萬家為里里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

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鑒乎其有簡也又問管仲子曰世有功在社稷而不可杜

求全責備之口名震一時而不可厭匹夫

匹婦之心者之人也。駢邑三百，蓋尊自伯氏者也。仲之未出也，伯氏亦能其官。仲之已相也，伯氏遂失其位。恒尊之不啻恒卑之矣。仲非伯氏之讎人哉。然使伯氏失位而家累素封，猶可也。乃所飯者疏食而已，使伯氏食貧而桑榆未暉，猶未也。乃疏食至於歿齒矣。此而有怨，詎無一言而伯氏竟寂如也。其必非伯氏之無意，宦情可知也。夫以我所尊邑之人，尊其邑而並尊其心，以此思仲人也。或作春秋一人看來，仲亦未盡人道。只虛說是喚起詞。奪而仲之為人可知矣。**〔是桓公尊然為與管仲，故是管仲有以致其尊也。舉三百以見富之難忘，舉疏食以見窮之難堪，舉沒齒以見其窮約不止一時，而鵲歸到無怨，正仲之功足以服人處。〕**正翼聖管仲之功，雖列不盡，只舉人之服其功一照，便見是聖人妙于言語處。

貧而章全旨

此就恆情上權其難易，以勉入當其所處也。是放下一步立論。若有道者不知有

子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易。易去聲**〔富〕**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

其易也。

然字一轉是。子曰吾人有何大行，有何窮居，蕭然無與已耳。然在常情則有辨矣。言本旨。**〔益〕**益貧至仰，不能事俯，不能育而意致寬然，絕無怨天尤人之念。非有

見解學問者，不能操之常情是則難矣。若富係順境，明於是非者，自不屑驕。即明於利害者，亦不敢驕。故處富非處貧之比也。然勉其難者，指不難。忽其易者，不易此又存乎其入矣。

〔無怨〕要在自己心上排遣，無驕不過於待人處加欽抑，無怨不及貧而樂。又勝似無詔。然本旨非擡高無怨，亦非抹低無驕，止是欲人勉其難而不忽其易耳。邱原山悲憫之感常

有心堅忍而竟苦于不能堪故其發也每不自覺琴張之氣是有心自縱而非出于不便已故其發也可以力勝○一說此對當時富貴者言若曰使貧而無怨則誠難矣若富無驕也甚易何以驕傲不免哉於理亦通

公綽章全

此見任人貴當其才也問辨錄以其優為家老也即使之為大夫必至發事以其不可為大夫也亦不使為家老必至廢人白文只就公綽論而諷魯意隱然可想○註才望二字是此章骨子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

長大家執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而而字是轉語趙重下裁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

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此句須善看言國雖小而政却繁非以國小而政始繁也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

靜其欲

四字是優為家老之故

而短於才者也

薛大夫之故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成人也言此

則孔子之用言子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如孟公綽者若以為老雖趙魏亦有餘若以為大夫

人可知矣○雖滕薛亦不足何也大家執重家老望尊反恐有才之人恃才妄作至於滋事以公綽之廉靜坐鎮其中自然無不就理滕薛國雖小而經紀人民則有戶口賦役之任行事諸侯則有兵車盟會之煩此非有才者不能彼短於才見其動輒得咎矣夫用之得宜